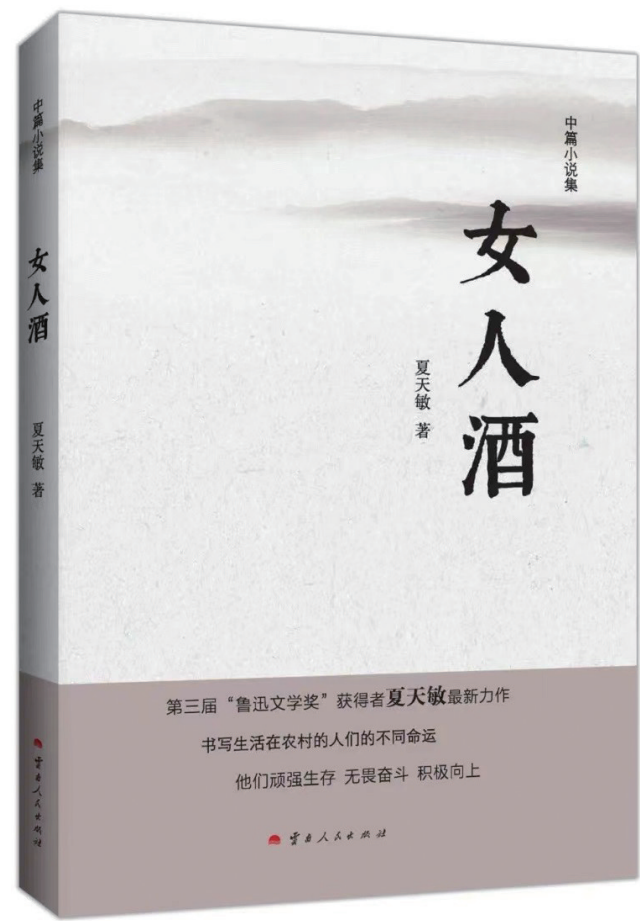




## 《女人酒》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的7篇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以农村为背景,描写了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不同命运,展现了他们在生活中的艰苦历程以及奋斗、挣扎、不屈不挠的生活经历。不管时代怎样变化,他们都顽强生存、无畏奋斗。作品中的人物尽管也有不少人性中的弱点,但都呈现出坚韧、善良、积极向上、不向命运低头的优良品性。作品主题积极向上,抒写并讴歌了普通人的善良、勤劳、包容、宽厚和仁慈,对读者具有良好的启迪与教益。



## 作者简介

夏天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曾在《当代》《十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200余万字,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名作欣赏》《中国中篇小说精选》《2001年中篇小说精品集》《中国30年改革精品集》《鲁迅文学奖作品集》《新世纪获奖小说精品大系》《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等书刊连载。



# 《女人酒》中女性意识的液态抵抗

## ——读《女人酒》有感

■马伯凤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酒桌从来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的场所,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微缩的社交场域与权力剧场。新时代偏远地区的农村,一群“留守女人”的酒桌又藏着怎样的一片天地呢?

9月27日,我在昭通学院聆听专家们对《女人酒》一书的解读后,再次捧读此书,似品到了文中酒里的甘甜。

夏天敏,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昭通本土作家,以《女人酒》独特的“留守女人”酒桌视角,透过女性与酒这一特殊介质之间的复杂关系,折射出改革开放后女性意识的多维面向。在他的笔下,酒不再只是男性世界的附属品或情色想象的载体,而是成为女性表达自我、争取话语权、抱团扛起生活的液态媒介,成为一种流动的抵抗与重构之力。

长久以来,酒桌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性别秩序中最为固化的场域之一。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观念,使男性通过敬酒、劝酒、划拳、干杯等一系列仪式化行为,将酒桌变为巩固联盟、展示权力层级的日常社交场域。而女性在这一空间中则常被客体化——或成为被观赏的“花瓶”,或沦为被动酒的对象,其存在似乎只为衬托男性的主体地位。这种酒桌文化,实则是一种性别权力的展演机制,女性被排除在真正的权力交换之外,沦为男性社交中的装饰或牺牲品,是日常生活中极易被忽视的“男尊女卑”观念的具象呈现。

而《女人酒》展现了留守在家的女性如何主动进入这一传统意义上的男性领地,并尝试重写游戏规则。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不再被动接受酒桌文化的安排,而是开始掌握饮酒的主动权。她们选

择何时饮、与谁饮、饮多少——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更深一层,作品揭示出女性在酒桌这一特殊场域中如何保持自我意识的清醒:即便身体醉了,精神上却异常清醒地知道自身处境与目标。如刘菊喝醉后吐了爱干净的郑琼一身,郑琼却洒脱地坚持照顾她;王么么骚扰妇女后,女人们集体收拾他,打完之后见他挣扎跌倒,又一起搀扶他……这种“醉中的清醒”,正是女性意识觉醒的隐喻:她们参与游戏,却不完全接受规则;身处权力结构,却试图从内部改变它。

小说中女性借酒实现的抵抗,本质上是一种“液态抵抗”。它没有固定形态,不采取正面冲突,而是如水一般渗透、流动、适应,在看似妥协的表象下实现自我表达。这种抵抗方式,体现出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智慧。她们并非要彻底推翻酒桌文化,而是要重新定义自己于其中的位置与角色,将酒桌从纯粹的男性权力场转变为性别互动的可能空间。

《女人酒》中女性意识的流动性,也体现在代际差异上。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对酒的态度、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别,反映出女性意识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演变。年长一代或许更倾向于借酒维系家庭关系,中年一代可能将饮酒视为职场生存策略,而年轻一代则更愿意将其看作个人自由的表达。这种代际差异并非简单的线性进步,而是展现了女性意识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复杂适应与重构过程。

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女人酒》揭示了当代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虽然女性已在一定程度

上进入公共领域,但许多传统的社会规则与评价标准仍由男性主导。正如20多年前,周家庄暮春插秧放水时,男人扛着洋铲、板锄抢水的场面——谁家男丁多,谁便是赢家。而今天,“留守女人”不得不在遵循现有规则与挑战规则之间寻找平衡。酒桌只是这一困境的缩影——女性或可借掌握酒桌技巧获得一时成功,但这究竟是改变了性别权力结构,还是仅仅成为游戏中的高手?作品并未简单给出答案,而是留下这一深刻的悖论,引人深思。

《女人酒》中,当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沿海城市打工,我们关注的更多是留守儿童如何健康成长,却常常忽略“农村人家,家家都有难处,家家都有心酸”的难以言喻的事”。这些痛,深深触动着“留守女人”的心。在扛起生活的艰难岁月里,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成为一个渐进而充满矛盾的过程,更成为一种革命。她们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之间不断调整身份与位置。她们对酒的态度变化,实则是自我价值认知的变化——从完全排斥酒桌文化,到策略性利用,再到试图重新定义它,这一过程正反映出女性意识从觉醒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夏老并未将女性饮酒简单地化为女性解放的标志。他清醒地揭示了其中的复杂性——女性在获得某种自由的同时,也可能陷入新的困境;在挑战一种刻板印象的同时,也可能形成新的刻板印象。这种不简化现实的态度,使作品对女性意识的探讨更具深度与真实性。

《女人酒》中展现的就是最终指向一种新的人际伦理与性别关

系的可能。当女性不再是酒桌上的客体,当饮酒不再是男性特权的象征,当敬酒与饮酒成为一种平等交流而非权力展演的方式,我们或许能期待一种更真诚的性别互动方式的诞生。书中和善内向、人缘好的淑芬,借酒排遣内心积怨,把受人排斥的刘菊约来喝酒,又以酒为媒化解刘菊与郑琼之间的矛盾。正是通过这种女性“约酒”的新酒礼,改变了传统男性酒桌上“谁喝倒谁谁就是大哥”的陋俗,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时的尊重与理解。

自古以来,中国的“酒”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代变迁中女性意识的流动与重构。夏老在《女人酒》中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这种液态抵抗的瞬间,记录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寻找自我的艰难历程。

淑芬说:“跪什么跪,男人脚下有黄金,女人脚下也有黄金。”而在“约酒”之后,她们吐了苦水,也吐了“肚里的秽物”,“毫无顾忌”地哭过之后,“留守女人”终于放松下来,言语间也多了一份面对生活的从容,都认为“洪水过后,云消雾散,一切又从头开始……”

这些在酒液中流动的女性意识,或许正是解读传统性别秩序、建构新型伦理的起点。正如《红楼梦》所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女人本就该有水之灵秀,既具不卑不亢之温柔,亦含灵动婉约之睿智。“遇石而绕,入渠而顺”,择可行之路,从容自若,悠悠而去。

在这个意义上,《女人酒》不仅是一部关于女性与酒的作品,还是一部关于自由与尊严的现实寓言。它就像是平凡生活中用心酿成的老酒,越品越有味。

# 《女人酒》:故事生活化 人物个性化

■艾自由

九死一生的学生“土匪”杨正高说一声“对不起”。作者通过追忆刘淑芬对杨正高过往几次处理的实事虚做,引发读者对解放初期习惯服从组织决定和坚持自己正确意见的老一辈基层领导干部的为官处事、为人处世进行批判性思考,实质是呼唤人性之真善美,鞭挞人性之假丑恶,升华了小说“等死”这一行为的精神境界。在《功德碑》中,绝壁村长长得矮小猥琐的王栓娃决定捐款修建村口的那段绝壁路,这一举动既是为了造福乡邻,也图村里能为他立一座“功德碑”。这个故事的表面看很恶俗,细看却很悲凉,他外出发的80万元“横财”是救人和捐肾后矿主给的感谢钱。他携款回村,想找到一份尊严和他人的尊敬,动机既简单又生活化。随后的他捐款修路是被强认干儿子、借霸王钱整得心灰意冷后所作出的温暖决定。作者通过反讽的手法,将这位看尽人生冷暖的50多岁农村老光棍的人性光辉刻画得入木三分,让人在欲哭无泪中回味人物的个性化。在《最后的守村人》中,实是福生作为歌马村唯一没有外出务工的男人,虚做是作者将他力帮刘翠妮、勇斗偷狗贼等帮助村里“留守女人”费力不讨好的故事写得一波三折。尤为让人动容的是,若不是福生及时发现并劝说村民撤离,全村人都会

被即将崩塌的山崖活埋。一个平时连自身温饱都还未解决的甚至却成了全村人的救命恩人。作者在故事反转中塑造出福生这个个性化人物,值得人们反思。

发表在《芙蓉》的《心灵是不需要通行证的》与《绿洲》的《蚊帐里的萤火虫》两篇中篇小说偏重人物个性化塑造,虚事实做。在《心灵是不需要通行证的》中,从篇名心灵是不需要通行证的虚事开始反推,那么什么才需要通行证呢?答案是“头发丝丝都能拴住人”的以“通行证”来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特殊年代的特殊制度。由此出发,通过结伴而行盲流生活和分道扬镳追寻自由,写活了黑石凹村的赵成志靠自力更生闯荡生活,以及他的邻村初中同学刘成才靠投机取巧抓拿骗吃的迥异盲流人生。在《蚊帐里的萤火虫》中,住在城乡交界处昭阳城桃源巷的后天盲人沛生,借助蚊帐里的萤火虫,利用场景呈现轻而易举地体味到了光明与希望。而他与来自邻县山区的先天盲人若兰的盲人之恋,以及两人在恋爱过程中心心相印力保自家楼房“大盲窗”的不畏强权,在以弱抗强中凸显了人物个性化,让人难以忘怀。他们的故事,正印证了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斯蒂芬·金在中篇小说代表作《肖申克的

救赎》中的那句经典名言:“心若是牢笼,处处为牢笼;自由不在外面,而在于内心。”

2025年4月,夏天敏在朋友圈中转载《女人酒》出版消息的同时苍凉感叹:“精力眼力不逮,写一本书不容易,以后我的作品会越来越少,但仍不放弃。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但老骥终有动不了的一天,悲夫!”通过中篇小说集《女人酒》,我们看到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在故事生活化、人物个性化中凸显出老而弥坚的特质。在此,让我们祝愿这位年逾古稀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得者,在颐养天年的同时再出小说佳作,不然他还有很多了然于心的精彩故事未写出来,未免太过可惜!

**作者简介** 艾自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昭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至今在《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民族报》《云南日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厦门文学》《杂文月刊》《艺术百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300余篇,多篇入选《新形势下文艺评论的理论与实践》《文化自觉与当代文艺发展趋势》《2014年度中青年文艺评论文选》《2021年云南文艺评论汇萃》《2020—2022云南文学年度选本文学理论和评论卷》等文论选本。

昭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聂家伟认为,《女人酒》中的留守女性、福生等人物在逆境中坚守善良与尊严,这一书映衬了夏天敏对文学初心的坚守,值得深入探讨。

昭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马丹认为,《女人酒》象征女性情感表达的公共空间,且夏天敏借乡村女性经历触及当代人共同的精神议题,实现了文学超越。

(摘录自在昭通学院举行的夏天敏新作《女人酒》研讨会上部分参会人员发言)

《文艺报》主编刘頔认为,《女人酒》体现了夏天敏“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既立足现实、兼具批判意识,又善于从“女性聚饮”等日常场景中挖掘人物内心,其作品是年轻作家的优秀范本。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主编崔庆蕾指出,《女人酒》有三大亮点:一是以女性群像填补乡村女性书写空白,二是饱含悲悯意识为边缘人群代言,三是批判反思意识强烈,直面人性与社会问题,彰显对乡村与生命的热爱。

滇池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宋家

宏认为,《女人酒》中的乡村女性借饮酒释放压力、寻求尊严,且作品在传统叙事结构中创新,如以感官替代视觉呈现世界,极具艺术表现力。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玲认为,《女人酒》中的乡村留守妇女群像兼具共性又有个体差异,展现了女性间的互助与和解,其乡土写作风格独特,如老酒般后劲十足,记录了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的坚韧。

昭通市作协副主席尹马认为,《女人酒》以细腻的笔触书写留守

妇女生活,暗含现实批判,其乡村题材作品兼具独特性与生命力,称夏天敏即便在昭通青年作家涌现的当下,仍是引领者。

昭通市作协副主席朱镛认为,《女人酒》中“人酒结合”的设定打破了传统性别观念,赋予女性反叛力量,且小说题目富有诗化特征,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昭通市作协副主席杜福全认为,《女人酒》中基层群体的精神面貌有了新变化,展现了困境中人性的积极力量及农村群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